

##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基本特征与新证据\*

意西微萨·阿错

**提要** 本文梳理和补充“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既有的研究,同时提出若干全新的证据,最终系统勾勒反映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历史关系的“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基本特征。具体可以总结为如下13个方面的特点:1)领属格的\**-i*( \**-ki*); 2)与位格的\**Tu*和\**-a*; 3)从格的\**Tu+s*, \**a+s*; 4)主格的零形式\**-Ø*; 5)复数标记的舌尖音\**Plur. [+ant]*( \**s*, \**r*, \**n*, \**d*); 6)情态范畴的\**a/o*(客观)与\**i*(主观)的对立; 7)表判断的终结词的\**o*; 8)动词原形(动名词)以唇音结尾\**V=[+lib]/\_#*; 9)体词后高的韵律系统\**N=[+H]/\_#*; 10)名词的性范畴(藏缅语的阴性\**-M*和阳性\**-P*,对应阿尔泰语的阴性\**-N*和阳性\**-R*); 11)动词完成体标记的\**P*; 12)动词过去时标记的\**-T*; 13)动词命令式的\**o*与祈愿式的\**-a*, \**-i*。本研究使“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基本特征覆盖了从体词的性、数、格到动词的时、体、式、情态和构词形态等,以揭示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在形态标记方面,从功能到语音上的系统对应关系。

**关键词**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 名词的性、数、格 动词的时、体、式、情态

### 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 Major Features and New Evidences

Yeshes Vodgsal Atshogs

**Abstract** Based on his analysis of several mixed languages, Atshogs (2003, 2004, 2005) argues that the syntactic and lexical systems of a language may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origins, resulted from the merging of feature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ogether through intensive language contact. These are referred to as a “heterogeneous organization” of a language. Whe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heterogeneous organization can be synchronically observed in a language with a long history, we can refer to those as a “anisotropic organization”. Accordingly, the relationships that such a language has with its neighboring languages can also be called anisotropic.

Atshogs (2003, 2005, 2013) has shown that the historical tie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is not of a canonical genetic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Rather, these two languages can be argued to be in an anisotropic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neighboring languages. Specifically, Chinese may be a mixed language sharing features of an ancient Qiang language and an ancient Baiyue language. Put differently, Tibetan and Chinese may share only their basic lexicon, whereas their syntactic systems may have come from different origi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syntactic system of Tibetan (as well as other Tibeto-Burma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藏语诗歌节律及相关韵律音系问题研究”(21AYY024)成果。文章写作过程中蒙诸多师友指正,匿名评审专家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一并深表谢忱。

langua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Altaic languages. More precisely, many of Tibetan-Buman morphemes display systematic sound correspondences to their Altaic counterparts. This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Buman and Altaic languages is referred to as “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

The major features of “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13 observations: 1) \* -i ( \* -ki) for the possessive/genitive case; 2) \* Tu or \* -a for the dative-locative; 3) \* Tu+s, \* a+s for the ablative case; 4) zero marking for nominative: \* - $\emptyset$ ; 5) the anterior tongue articulated consonants for the plural marker: \* Plur. [+ant] ( \* s, \* r, \* n, \* d); 6) \* a/o (objective) and \* i (subjective) for modality; 7) \* o for the sentence-final modal particle; 8) the word-formation of verbs ending with labial sounds \* V=[+lib]/\_#; 9) the pitch height in the prosodic system for nouns,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 N=[+H]/\_#; 10) the gender category for nouns (Tibeto-Burman feminine \* -M and masculine \* -P, corresponding to Altaic feminine \* -N and masculine \* -R); 11) \* P for the perfect aspect of verb; 12) \* -T for the past tense of verb; 13) \* o for imperative mood and \* -a, \* -i for optative mood.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major features of 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 as outlined in Atshogs (2003, 2013), and focuses on the new evidence for the drift collected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systematical and regular sound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Altaic languages in terms of such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s nominal gender, number and case, verbal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TAM).

**Keywords** 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 gender, number, case, verbal TAM

## 1. 引言

阿错(2003, 2005, 2013)论证藏语与汉语的历史关系并非传统谱系论意义上的历史发生关系,两者与周边语言相互联系表现为一种“异向关系”,汉语可能是史前原始羌语与原始百越语等混合的产物。因此,藏语与汉语只有“一半儿”的关系,那就是基本词汇上的历史同源关系(藏语与汉语在词汇的历史同源方面迄今为止最为有力的论证当属施向东(2000))。与此同时,藏语历史的另一半,在语法形态上却与北方的阿尔泰语有着系统的对应关系,即所谓的“藏-阿尔泰系语法流”(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这些观点得到了国内重要学者的呼应。王均(2003)认为藏、汉、阿尔泰语言之间“异向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胡明扬(2006)认为相关研究是“混合语理论的重大突破”,洪波(2009)也有肯定的评论。

本文继续讨论相关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由于藏语拥有反映藏缅语最古老面貌的历史文献,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实际上代表的是藏缅-阿尔泰系语法流。可以说,通过过去和本文的研究,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相关证据,已经覆盖到了体词的性、数、格,谓词的时、体、情态、构词方式(词尾)等形态系统诸方面。因此即使不认同其间具有历史关系的结论,也无法回避形态系统中这些系统、严整的对应关系的事实。本文改变此前研究中单纯用古代藏语材料代表藏缅语的方式,采用了更多其他藏缅语的材料。

由于所论与学界流行观点相去太远,不能不先行略微交代相关立论背景。

### 1.1 词汇团与语法流

从语言深度接触的视角,阿错(2003,2004)论证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系统来自不同的祖语形成混合语言的情形并非特例,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言,也完全可能是词汇、语法系统异源融合的产物。

相应地,在语言的历史传承关系中,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可以分别被独立而稳定地传承,也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分别推求和构拟其不同的来源。可以把共同的原始词汇系统在多种语言之间的继承和分布抽象为一个概念,称之为“词汇团”(lexical group);而拥有共同历史来源性质的语法形态系统在多种语言之间的继承和分布,把它抽象出来,称之为“语法流”(grammatical drift)。

### 1.2 东亚词汇团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

阿错(2003,2013)承认早期藏语与上古汉语在基本词汇(及其语音对应关系)和语音结构方面有紧密的联系(包括早期音节结构的一致与历史音类的平行变化),同时论证藏语在语法形态上与阿尔泰语言有着功能-语音上系统的对应。为此,我们同意陈其光(1996)、胡明扬(2006)和洪波(2009)等关于早期汉语可能是混合语的观点,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汉语很可能是古羌语(原始藏缅语)和古百越语(原始侗台语等)异源融合的产物,原始汉语在核心语法形态系统的历史来源上与藏缅语无关而与百越诸语共享着相应的“语法流”,可以称为“汉台系语法流”。

而与藏语乃至藏缅语相关的是,“广泛分布在东亚许多语言之间,包括汉语、藏语等有悠久文献记录语言的共同而古老的词汇传承,我们把它叫做东亚词汇团”(阿错 2003:220);“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域里,包括阿尔泰语和藏缅语各语言,绵延分布着无数拥有共同的语法结构类型的语言,这一共同的语法流脉,我们称之为阿尔泰系语法流”(阿错 2003:224-225)。当然,不仅是语法结构类型相近,更有形态语音上的系统对应。阿错(2013)将“阿尔泰系语法流”,更具体地称为“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如今,如果考虑到 van Driem (2011)改称“汉藏语系”为“跨喜马拉雅语系”(Trans-Himalayan phylum)的提议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可以称为“喜马拉雅-阿尔泰系语法流”。当然,我们愿意继续使用汉藏语(Sino-Tibetan language)或跨喜马拉雅语这个概念,用以指称“东亚词汇团”所属语言,因为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事实上反映的是这些语言之间词汇上的历史对应关系。

### 1.3 关于阿尔泰系语言的争议

国际学界对阿尔泰语系这个假设向来相当有争议。但这个争议不影响本文的讨论。一个基本事实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不仅在语法结构类型上有着相当

高的一致性，而且在语法形态系统上有着相当高的功能-语音对应关系，而备受怀疑的恰恰是在词汇领域，包括数词在内的基本词汇语音对应关系少、对应关系不严或被怀疑是借用等等。因此这种争议不仅不影响我们利用假说中的阿尔泰系语言来讨论“语法流”，反而恰好是对我们的讨论有利的两个因素：

第一，词汇和语法在历史来源上的这种“异向”表现正是本研究的基本立论基础；阿尔泰系语言内部同源关系的讨论上，也正反映出语法形态上语音对应关系明显而基本词汇中的语音对应不足的“异向”关系。第二，我们讨论的正是藏缅语与阿尔泰语在语法形态系统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并不关心词汇之间的历史关系，也不认为两个语言集团之间拥有全面的历史同源关系。

## 2. 关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既有证据

以阿错(2003, 2006, 2013)为代表，在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方面，不但总结了句法结构类型方面的共同特点，而且梳理了语法功能标记方面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本节将对这些既有的证据做简要回顾。对已经发表的内容尽量从简，同时对一些表述和部分构拟做了新的调整，并补充一些重要的文献和语言材料，尤其是藏语之外的藏缅语材料。

### 2.1 体词的格标记与复数标记

Gong(1989)较早注意到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之间格标记的相似性；贾拉森、正月(1999)也研究了藏语与蒙古语格标记的相似性。这些学者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先驱，当然他们并未确认这些相似性具有语言历史谱系的研究价值。而且，鉴于历史文献更加古老的汉语并没有格系统的表现，且在坚持汉藏同源的视角下，Gong(1989)倾向于认为藏缅语与阿尔泰语在格标记上的相似性是由于藏缅语的创新与向阿尔泰语的借用。这些与我们认为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在形态系统上有着共同历史来源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

在前人这些研究基础上，阿错(2003, 2006)进一步梳理了藏语和阿尔泰语在若干形态标记上齐整的“语音对应”关系。阿错(2013)明确认为这些现象反映了格形态上的早期共同来源，包括：1) 领属格： $*-i$  ( $*-ki$ )<sup>①</sup>；2) 与位格： $*Tu$  或  $*-a$ ；3) 界限格(从格)： $*-s$ ；4) 主格的零形式： $*-\emptyset$ ；5) 复数标记的舌尖辅音成分： $*s$ 、 $*r$ 、 $*n$ 、 $*d$ 。

这些语法标记全面涵盖除“作格”之外的古代藏语格标记体系。从历史的视角看，古代藏语的作格标记是“属格+s”的一种复合结构，显然是后起而非原生的，拥有作格的其他藏缅语亦当如是观(LaPolla 1995)。因此藏缅语中部分

---

<sup>①</sup> 由于我们认为藏-阿尔泰系语言的这些形态标记有着共同历史来源，因此我们根据通行的历史语言学范式，用星号\*来表示其早期共同形式。构拟用字母大写表音类(如P表b、p等双唇塞音)，小写表实际音值。短横在前表后置成分，短横在后表前置成分，无短横表位置不定。

语言拥有后起的作-通格系统，并不妨碍藏缅语与作为主-宾格语言的阿尔泰语在语法形态上的历史比较。

下面分别介绍领属格、与位格、从格和复数标记，相关表述和构拟本文有所调整。主格的零形式，在阿尔泰语和大多数藏缅语中都有表现，不再赘论。

### 2.1.1 领属格：\* -i (\* -ki)

藏缅与阿尔泰诸语，一般不区分属格和领格，我们一并称为领属格 (genitive/possessive)。

(1) 古代藏语：-gi、-kyi、-gyi、-vi、-yi

(2) 古代缅语：-i ( 缅语口语变为 -je)

(3) 西夏语：-ʔij (Gong 1989)

其他藏缅语例如：嘉绒 ji，羌语 i，彝语 si，尔苏 i，怒苏 i，独龙 mi，阿依 i，阿昌 mi<sup>②</sup>。

这里所谓的古代藏语和古代缅语材料，是指书面语反映的古藏语、古缅甸语，本文笼统地用“古代”指称有代表性的历史语料，不表特定历史时期。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古代藏语、古代缅语以及大量现代藏缅语，领属格都有着 i 元音的表现。实际上原始藏缅语的领属格，汉藏语学家 Simon (1942) 构拟为 \* -ʔi；Gong (1989) 构拟为 \* -ʔi；Thurgood (1981)、Delancey (1997) 等构拟为 \* -ki。也就是说，都拥有 i 元音。

(4) 原始蒙古语：\* y-i-n；\* U-n；\* -U；

原始蒙古语的领宾格：\* -i、\* -yi (Janhunen 2003:14)

(5) 古代突厥语：-iŋ/iŋ；-niŋ/-niŋ (Tekin 1968:126)

(6) 女真语：-i、-ni (Menges 1968:252；金光平、金启瑜 1980:204)

这里的古代突厥语，采用的是古代鄂尔浑突厥语 (Orkhon Turkic) 的材料，是文献所见早期突厥语；女真语也是文献所见较早的满-通古斯语言。蒙古语直接采用的是原始蒙古语的构拟。这些语言的领属格，都普遍有 i 元音。

原始蒙古语的领属格与宾格关系密切，中世纪蒙古语的这两种格也拥有共同标记 (领宾格)，都有 i 元音；古代突厥语的宾格也偶尔使用与领属格相关的 ni/nī (Tekin 1968:127)。与此类似，部分藏缅语 (如西夏语) 也有领属格和宾格同形现象，并都拥有 i 元音 (Gong 1989)。

现代绝大多数阿尔泰系诸语，领属格至今大多也都有 i 元音的表现，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莫戈勒语；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图瓦语、塔塔尔语、乌兹别克语、撒拉语、西部

<sup>②</sup> 现代藏缅语格标记材料据各民族语简志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族出版社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下同)，并参考张军 (1992) 加以整理；语法标记、声调从略。

裕固语；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赫哲语、锡伯语等，都有 i 元音的表现，具体见各语言简志、朝克 Dular (1997)、吴宏伟 (1998)。阿错 (2006) 对现代阿尔泰诸语言领属格也有系统的整理，这里不再重复举例。

可见，古今阿尔泰语系语言的领属格标记普遍具有 i 元音。更重要的是，韩国阿尔泰语学家李基文 (1983)，将原始阿尔泰语的属格构拟为 \*i；而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 [1953])，将阿尔泰语表“归属”共同后缀也拟为 -ki/-gi。

最终，我们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领属格构拟为：\* -i (或 \* -ki)。

最后要说的是，古代藏语的作格又与工具格同形，都是领属格基础上的复合形式，核心元音为 i；事实上阿尔泰语的工具格和领属格也有密切关系 (力提甫·托乎提 (2004:404, 406) 都构拟为 \*n，当然我们认为是 \* -i)，可以说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工具格也有共同形式，古藏语的作格则应是从工具格发展而来。

### 2.1.2 与位格：\* Tu, \* -a

与格 (dative) 和位格 (locative) 的格标记在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中往往有分有合，这里合称与位格。藏语与蒙古语在这方面的一致性最为醒目，与其他各大语族也有着高度的对应。先从书面藏语和书面蒙古语来看，有这样的表现：

(7) 古代藏语：-du, -tu, -ru, -su; -r; -la, -na

(8) 古代蒙古语：-du/-dü, -tu/-tü, dur/dür, tur/tür; -a/-e (贾拉森、正月 1999:55)

这里的古代蒙古语，指书面蒙古语代表的古代蒙古语 (贾拉森、正月 (1999) 称之为“古典蒙古语”)。从藏语和蒙古语与位格的上述表现中可以看到，与位格有两个系统，一个是 Tu 系 (d 或 t, 下同)，一个是 a 系。Gong (1989) 将原始藏缅语的和格和位格，分别构拟为 \* -du 和 \* -a。Pope (1955: 198-200) 将原始阿尔泰语的和位格构拟为 \* -da/ \* du 和 \* -a/-e，与藏缅语对应非常整齐。

具体到历史上或现代的藏缅诸语和阿尔泰诸语，或者 Tu 系和 a 系两类都有，或者只使用其中之一，或者合并为 Ta 系。藏语之外的文献反映较早的藏缅语，如古代碑文中的缅甸语和西夏文记载的西夏语中的与位格：

(9) 古缅甸语：â (西田龍雄 Nishida 1955)

(10) 西夏语：yafi (西田龍雄 Nishida 1964)

现代藏缅语如：缅甸 ma，载瓦 ma、la，基诺 a，哈尼 a，彝 ta，错那门巴 ka，仓洛门巴 ka，独龙 do，拉祜 la，怒苏 do，白 no 等。

古代阿尔泰语的情况如：

(11) 原始蒙古语：\* -dU/r, \* -tU/r (Janhunen 2003:14)

(12) 古代突厥语：-qa/kä; -a/-ä (Tekin 1968:130)

(13) 女真语：-do, -du, -la/-le (Menges 1968:252)

现代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绝大多数都继承 Tu 系和 a 系标

记；现代突厥语族诸语言则多表现为 Ta 系与位格标记。阿错(2006)利用诸语言简志等材料有较为细致的列举，这里不再重复。

综上，我们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与位格，构拟为： $*Tu$ ， $*-a$ 。

### 2.1.3 从格： $*Tu+s$ ， $*a+s$

从格(ablative)在古藏语和阿尔泰诸语言中大多表现为一种基于与位格标记的复合结构。

(14) 古代藏语： $nas$ ， $las$  (复合结构： $na+s$ ； $la+s$ )

(15) 古代蒙古语： $-a+ča/-e+če$ ，口语读为 $-a:s/-ə:s$ ， $ɔ:s/o:s$  (贾拉森、正月 1999:56)

书面语反映的古代藏语和古代蒙古语从格都是一种复合结构，是与位格的 a 系标记加擦音的形式；并且从古代藏语和蒙古语口语看，其中都有-s。

其他藏缅语和阿尔泰诸语中，虽然看不到-s，但仍能看出与 a 系、Tu 系或 Ta 系与位格的关系。

(16) 古代缅甸语： $hma$ ， $ka$

(17) 古代突厥语： $-da/tä$ ； $-ta/-tä$ ； $-din/-dün$ ， $-dan/-dän$  等 (Tekin 1968:133)

(18) 女真语： $-dohi/-duhi$  (爱新觉罗 2006)； $-ti$  (金光平、金启琮 1980:204)

古代突厥语从格的 Ta+n 形式，女真语的 Tu+hi 的形式，也看得出是与位格为基础的复合结构。女真语的复合从格中-h-也许与蒙古语族的-s 有关系。可见现代突厥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的从格也多跟与位格关系密切。

现代蒙古语族诸语，如达斡尔、莫格勒仍然保持-a+s 或-Λ+s-类复合标记；而东部裕固、东乡、保安等则直接表现为 sa、sə 类的标记，都有-s 的表现。

综上，尽管从格标记中的-s，在藏语和蒙古语族之外的语言中不易追溯，但因为藏蒙这两种传统上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有着如此严整的对应，我们认为这是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共同特征。而且，我们相信，从格和与位格相关也是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共同特征。最终本文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从格形式构拟为： $*Tu+s$ ， $*a+s$ 。

### 2.1.4 复数标记的舌尖音 $*Plur. [+ant]$ ( $*s$ 、 $*r$ 、 $*n$ 、 $*d$ )

藏语和阿尔泰诸语的复数标记相当复杂，不过都离不开舌尖辅音，例如：

(19) 古代藏语： $-tsho$ ， $rnams$ ， $dag$

(20) 古代缅甸语： $tu$ ， $mya$

(21) 原始蒙古语： $*.s$ ， $*.d$  (Janhunen 2003:12)

(22) 古代突厥语： $-lar/-lär$  (邓浩 1995)

(23) 女真语： $-fi$ ， $sə$ ， $ə$ ， $ta$  (金光平、金启琮 1980:196)

可见复数标记普遍都拥有舌尖辅音的表现(缅甸语的 mya 没有舌尖辅音，但它是相应实词语法化后的产物)。兰司铁认为满-通古斯语言的复数标记是-l、-il 和-r，并认为来自更早的形式-d(兰司铁 Ramstedt 2004[1957]:54)。

现代阿尔泰语言表复数的成分中，也大量拥有舌尖辅音。如蒙古诸语中的 d、n、r、s 等辅音，满-通古斯诸语大量使用 s 起首的成分，以及其他含有 t、n、l、r 辅音的复数标记，详见阿错(2006)，不再赘举。

因此，我们假设，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复数标记的共同特征是拥有舌尖辅音，用 \* Plur. [+ant] 来表示(+ant 即 anterior，用来表示舌尖/龈后辅音)。

## 2.2 动词的形态

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在动词形态方面主要有主客观情态、判断标记(阿错 2003)，以及动词原形的构词词尾(阿错 2013)。阿错(2013:422-423)的序号和表述分别为：6) 终结词的 \* o；7) 判断动词的主客观情态范畴；8) 动词原形(或动词的名词形式)以唇音结尾 \* V[+lib]。

下面略加回顾，必要之处表述有所调整，并补充了更多藏缅语的材料。由于表判断的“终结词”又与主客观情态相联系，这里合并在一起讨论。

### 2.2.1 情态范畴的 \* a/o(客观)与 \* i(主观)的对立

阿错(2003, 2006)把中世纪蒙古语和现代土族、保安、东部裕固等语言中的“主客观语气”(清格尔泰 1981, 1985)与书面藏语中的相应情态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没有看到明显的语音对应现象，只能看作是一种类型学上的相似。

本文进一步提出，古代藏语表判断的语法成分，有主观与客观情态的对立，表现为主观判断的 -yin，与客观判断的 -o(传统语法所谓的终结词)或 -lags(敬语)的对立。在蒙古诸语中也表现为高元音 -i 与非高元音 -a 的对立。

(24) 古代藏语：

主观情态(同时表判断)：-i

客观情态(同时表判断)：a/o

再看中世纪蒙古语和现代土族语(土族语等语言的语气与藏语情态相当，这里统一用“情态”)。

(25) 中世蒙古语：

主观情态(表存在/判断)：-bü

客观情态(表存在/判断)：-a

(26) 土族语：

主观情态(表存在/判断)：-i:

客观情态(表存在/判断)：-a

小沢重男 Ozawa(2004[1979]:343)发现了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的两种形式及其语义差别；这与后来清格尔泰(1981, 1985)等报道的土族语、保安语和东部裕固语等的“主观客观”情态类似，应该有着共同历史来源。从客观情态标记看，书面语反映的中世纪蒙古语与现代土族语有所差别，土族语应该代表更古老的形式。研究者认为阿尔泰语的存在/判断动词可以构拟为 \* bi-和 \* ba

的对立(力提甫 2001), 其元音主要是 i 与 a 的对立。

因此, 我们也可以将古代藏语与阿尔泰语在情态范畴(兼表判断)上的对立看作是 \* a/o(客观)与 \* i(主观)的对立, 或者说是元音非高(客观)与高(主观)的对立。这个主客观情态的对立, 在后来的藏语方言中, 成为通过“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语法化为自我中心范畴(egophoricity)的重要源头。

### 2.2.2 动词原形(动名词)以唇音结尾 \* V = [+lib]/\_#

动名词的词尾, 亦即动词的构词形态方面, 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对应, 阿错(2013)初步提出来了, 但没有展开讨论。所以这部分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本文论证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

古藏语动词原形为动名词形式, 并且一律以唇音-pa/-ba 结尾(-p/-b 的不同变体取决于词根韵尾清浊)。同样, 阿尔泰诸语言的动名词也多以唇音结尾。

- (27) 突厥语: -ma, -maq, -madin, -maqsiz(in), yma  
蒙古语: -ma, -maɣ, -maɣc, -maçi, -mar, maɫ, -msar  
满语: -me  
通古斯语: -mī(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1953]:51)

科特维奇(Kotwicz 2004[1953]:51)也把阿尔泰语“动词的名词形式”的“同根后缀”总结为-ma。有意思的是, 现代人编辑的词典中, 藏语和阿尔泰诸语的动词多以唇音词缀的动名词形式收入, 俨然是动词“原形”:

- (28) 藏语: -pa/-ba  
(29) 蒙古语: -u  
(30) 土耳其语、维吾尔语: -mak/-mek(-maq/-mek)  
(31) 满语: -mbi

可以看到, 词根之后接缀的词缀都拥有唇音特征的圆唇元音或唇辅音, 很难相信这是一种巧合。

中世纪蒙古语中, 动词词尾还有与主语性别一致的“男性/女性”差别, 相关词尾有很多变体(小沢重男 Ozawa 1961), 可以归结为-u 系阳性词缀和-i 系阴性词缀; 后来, 随着蒙古语性范畴的崩溃, 动词词尾只剩下圆唇的-u。

同样, 尽管现代藏语方言和藏缅语动词词尾的-pa 开始大量消失, 但书面藏语, 以及巴兴语(Bahing)、梅特黑语(Meithei)、加罗-博多语(Garo-Bodo)和缅-彝语(Burmese-Lolo)等语言中仍可见到, 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藏缅语早期动名词的词尾, 且与原始藏缅语的“阳性”标记-pa 相关(Benedict 1972:96)。联系到后文第3节关于性范畴的讨论, 我们认为, 原始藏缅语动词原本有阳性和阴性词尾, 但与蒙古语类似, 随着性范畴的崩溃只剩下了阳性的-pa。

这里的唇音特征, 对于辅音来说, 是双唇辅音[+lib]; 对于元音来说, 指圆唇元音[+round], 这里一并用[+lib]来表示双唇与圆唇的特征, V 表示动

词, 可以把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动词词尾(或阳性词尾)构拟为: \*V=[+lib]/\_#。

### 2.3 体词后高的韵律系统, 可以表示为 \*N=[+H]/\_#

原始藏语与阿尔泰语共同的体词末尾居高的韵律系统, 是阿错(2013)明确提出来的, 阿错(2017)作了进一步详尽分析。

Popp(1965:180)指出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语的乐调(musical tone)在词尾或第二音节。从现代藏语方言到原始藏语, 名词、形容词也有一个后高的重音(Caplow 2009)。综合学界及我们的研究(阿错 2017), 我们认为体词“后高”的韵律系统, 是藏-阿尔泰语法流的重要特征, 并记为 \*N=[+H]/\_#。

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异源结构”语言内在机制的研究, 阿错(2003, 2004)揭示, 在语言系统的急剧变化中, 形态句法系统亦即语法系统, 与语音要素往往相互联系, 就像词汇系统与语音结构的关系一样。可见, 语法流同时包括着形态系统和语音要素(包括韵律)系统。这也正是萨丕尔(1985[1921])所谓语言神秘“沿流”(drift)的一部分。

上面是关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既有证据。下面, 进一步讨论藏缅语与阿尔泰语在名词的性范畴以及动词的时体和式范畴等方面新的重要证据。

## 3.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之一: 名词的性范畴

语法上的性范畴, 首先是名词的一种语法分类, 这种分类不但可能包括生物自然性别, 更重要的是将各种非生物名词也纳入性别分类之中; 其次, 动词、形容词等其他成分与名词搭配的时候, 往往有着相应的性范畴的一致要求。从古代的书面记录到现代方言, 藏缅诸语没有语法一致性表现的性范畴, 是学界共识。不过, 通过与阿尔泰语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藏缅语曾经有过性范畴痕迹的重要证据。

### 3.1 藏语中的大量-P/-M类词缀与早期性范畴假设

藏语中, 表示自然生物性别的词缀以及表示事物或行为所有者或责任者的“主人词”དབལ་ལྷོ། (如དབལ་ལྷོ། དབལ་ལྷོ། dbav-bo, dbav-mo‘男女英雄’等), 是以唇塞音表雄性(以下称为“阳性”), 包括-pa、-po、-ba、-bo、-pha、-pho, 这里用-P表示; 以唇鼻音表雌性(以下称为“阴性”), 包括-ma、-mo, 这里用-M表示。

Francke和Simon(1929:111)很早就注意到藏语中与生物性别无关的词也带性别词缀, 并设想其功能是标记所有名词的“性”(sex)。Benedict(1972:96)更构拟出原始藏缅语的性别(gender)标记\* -ma和\* -pa。我们可以看到, 从古代藏语到现代藏语口语中, 大量无生命的名词同样分别拥有-P和-M这两类不同的词缀。如ཉི་མམ།(nyi-ma)表太阳, ལྷོ་མམ།(zla-ba)表月亮, 前者用-M类词缀མམ།(-ma), 而后者用的是-P类词缀ལ།(-ba)。除了太阳月亮等自然天象核心词之

外，还有大量常用的人体器官、动植物名和人造物等名词拥有这两类词缀。

人体器官及相关名词带-P 类词缀的如：

(32) ལག་པ	lag-pa 手	རྐང་པ	rkang-pa 脚
འཛོག་པ	vdzog-pa 拳头	འདོམ་པ	vdom-pa 度、展臂
མག་པོ	mgo-bo 头	རྩ་བ	rma-ba 耳
འགྲམ་པ	vgram-pa 脸颊	མཁུར་བ	mkhur-ba 颧、颊
མཇེང་པ	mjing-pa 脖颈	དཔྲལ་པ	dpral-pa 额颅、天庭
ཕྱག་པག	phrag-pa 肩	སོག་པ	sog-pa 肩胛、肩胛骨
སྐལ་པ	sgal-pa 脊背	སྐད་པ	sked-pa 腰
གཟུགས་པ	gsus-pa 肚、腹	ལྟོ་བ	lto-ba 肚、腹(亦指食物)
ལེ་བ	lte-ba 肚脐	སྐྱེ་བ	sme-ba 痣
བྱིན་པ	byin-pa 胫，小腿	སྐྱིད་པ	sgyid-pa 膝后曲节处
ཁོག་པ	khog-pa 体腔，腹腔	གཟུགས་པོ	gzugs-po 躯体
ཀླད་པ	klad-pa 大脑	མགྲིན་པ	mgrin-pa 咽喉，食道
མཁྲིས་པ	mkhres-pa 胆	མཚིན་པ	mchin-pa 肝
མཚེར་པ	mtsher-pa 脾	སྐོ་བ	glo-ba 肺
ཕོ་བ	pho-ba 胃	ལྗང་པ	lgang-pa 膀胱
རྩུས་པ	rgjus-pa 筋	རུས་པ	rus-pa 骨
ཐོད་པ	thod-pa 头盖骨	ལུད་པ	lud-pa 痰
སྐྱུག་པ	skyag-pa 粪便	གཅིན་པ	gcin-pa 小便

人体器官及相关名词带-M 类词缀的如：

(33) སོར་མོ	sor-mo 手指足趾	མཇུབ་མོ	mdzub-mo 食指、手指足趾
མཐེབ་མོ	mtheb-mo 拇指	སྤར་མོ	sbar-mo 手足掌(亦指动物利爪)
སེན་མོ	sen-mo 指甲	གཉེར་མ	gnyer-ma 皱纹
རྩི་མ	rdzi-ma 睫毛	སྐྱིན་མ	smin-ma 眉毛
གྲུ་མོ	gru-mo 肘	པུས་མོ	pus-mo 膝盖
ལློག་མ	lkog-ma 喉部，前颈	ཨོག་མ	og-ma 喉部，前颈，下颚
ལུ་མ	nu-ma 乳房	འོ་མ	vo-ma 乳汁
མཁལ་མ	mkhal-ma 肾	སྐོ་མ	glo-ma 肺部后方肺大叶
རྩུ་མ	rgyu-ma 肠	གཉེ་མ	gnye-ma 乙状结肠
རྩིབ་མ	rtsib-ma 肋骨	ཤ་མ	sha-ma 胎盘
མཚིམ་མ	mchi-ma 眼泪	མཚིལ་མ	mchil-ma 口水

自然天象及相关名词带-P 类词缀的如：

(34) ལྷའ་བ	zla-ba 月亮	སྐྱིན་པ	sprin-pa 云
རི་བོ	ri-bo 山，大山	ཆུ་བོ	chu-bo 大水，江河

ཇར་པ	char-pa	雨	ཁ་བ	kha-ba	雪
ཤེར་བ	ser-ba	冰雹	ཟླལ་བ	zil-pa	露水
དུ་བ	du-ba	烟	སྐྱུགས་པ	smugs-pa	雾
ཐལ་བ	thal-ba	灰尘	ལུང་པ	lung-pa	山谷

自然天象及相关名词带-M类词缀的如:

(35)	ཉི་མ	nyi-ma	太阳	སྐར་མ	skar-ma	星星
	ཉིན་མོ	nyin-mo	昼	མཚན་མོ	mtshan-mo	夜
	བམ་	ba-mo	霜	བྲེ་མ	bje-ma	沙子
	ལྷིབ་མ	grib-ma	影子	ལྷུང་མ	klung-ma	河流, 江河

动物及相关名词带-P类词缀的如:

(36)	ལྷེ་བ	lje-ba	跳蚤	ངང་བ	ngang-ba	雁, 鹅
	སྐལ་བ	sbal-ba	蛙	ཤལ་བ	shwa-ba	鹿
	སྤལ་བ	gla-ba	香獐	འུག་པ	vug-pa	猫头鹰
	མཚེ་བ	mche-ba	獠牙	པགས་པ	pags-pa	皮子
	རྩིག་པ	rmiig-pa	蹄	གཤོག་པ	gshog-pa	翅膀
	ལྷི་བ	lji-ba	牛粪	ཀོ་བ	ko-ba	皮革

动物及相关名词带-M类词缀的如:

(37)	ཤིག་མ	shi-ma	虱子	སྐོ་མ	sro-ma	虻子, 虱卵
	གྲོག་མ	grog-ma	蚂蚁	སྤྲང་མ	sbrang-ma	蜜蜂
	གྲོལ་མ	grl-ma	蛔虫	ཏྲེ་མ	tre-ma	黄鼠狼, 三刺毒蜂
	འཇོལ་མོ	vjol-mo	画眉鸟	ཉ་མོ	nya-mo	鱼
	ལམ་མོ	wa-mo	狐狸	གཟུགས་མོ	gzugs-mo	刺猬
	ཁལ་མ	khal-ma	牛类牲畜	སྤར་མོ	sder-mo	爪
	རི་མ	rnga-ma	尾巴	རྩོག་མ	rngog-ma	鬃毛, 鬣毛

植物及相关名词带-P类词缀的如:

(38)	སྐླག་པ	sgog-pa	大蒜	བྲ་བོ	bra-bo	荞麦
	སྤྲུག་པ	stag-pa	一种桦树	གྲོ་བ	gro-ba	桦树
	ཤུག་པ	shug-pa	柏树	རྩ་བ	rtsa-ba	根

植物及相关名词带-M类词缀的如:

(39)	སྐྱུག་མ	smyug-ma	竹子	གཡེར་མ	gyer-ma	花椒
	ལུང་མ	lcang-ma	杨柳	སྤང་མ	glang-ma	高山柳
	སལ་མ	sean-ma	豌豆, 豆类	གྲོ་མ	gro-ma	蕨麻
	ཚེར་མ	tsher-ma	刺儿	གྲམ་མ	gra-ma	麦芒(亦指兽类箭毛)
	ལོ་མ	lo-ma	叶	འདབ་མ	vdab-ma	叶(亦指鸟虫翅膀)

人造物品及相关名词带-P类词缀的如:

(40)	ཁང་བ	khang-pa	房子	ཀ་བ	ka-ba	柱头
------	------	----------	----	-----	-------	----

ཟམ་པ།	zam-pa 桥	གཙོང་པ།	gzhong-pa 木槽, 木盆
ཐག་པ།	tha-pa 绳子	སྒུད་པ།	skud-pa 线
ཕྱིང་པ།	phying-pa 毡, 毡衣	ཁུ་པ།	khu-ba 汤

人造物品及相关名词带-M 类词缀的如:

(41)	ཟ་མ།	za-ma 食物	རྩ་མ།	rdza-ma 陶罐
	དོར་མ།	dor-ma 裤子	ཁུག་མ།	kug-ma 口袋
	ཐུར་མ།	thur-ma 小棍	གདུང་མ།	gdung-ma 栋梁, 木材

可见这些名词都有着十分清楚明白的“性别”词缀。这种涵盖了大量核心词汇且与生物性别无关的“性别”词缀, 只能是早期性范畴崩溃后名词构词上的痕迹。

但是, 由于没有语法性范畴的一致性要求, 传统语法研究中, 这类拥有阴阳“性别”词缀的词汇, 其构词形式属于无理据、不可解释的“原生词”或“原始词”(འདོད་རྒྱལ་གྱི་མིང། vdod rgyal gyi ming), 与可解释有理据的“后成词”或“合成词”(རྗེས་བྱས་གྱི་མིང། rjes grub kyi ming)不同。也就是说, 单纯从藏语和藏文看, 这些词为什么带上阴阳性别的词缀是不可解释的, 因而也只能认为是无理据的“原生词”。但是, 如果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亦即, 如果这些在藏语中没有任何理据的词缀, 在阿尔泰语中也有同样的表现, 这就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只能认为是表现早期藏-阿尔泰语言性范畴的痕迹。

当然, 藏语尚有一部分名词并无性别词缀, 我们设想, 这些词的性范畴标记已经消失, 或属于性范畴中的中性。例如: 人体器官类的“口、鼻、眼、牙、舌、头发、心脏、血、肉、脂肪”; 自然天象类的“天、土、石、火、湖、海、盐”; 动物相关类的“角、毛、蛋、蛇、狗、鸟、虫”; 植物相关类的如“花、草、种子”; 人造事物中的“门、路”等核心词汇。

另外, 所有动词的词尾都为-pa/-ba(-pa/-ba 应为同一词缀根据词根韵尾清浊不同出现的语素变体), 如今从性范畴角度来看相当于阳性词缀。如前所述, 也许可以设想, 早期根据与名词在性范畴上的一致性要求, 动词有阴阳两种词缀, 但是后来由于语法上的性范畴早已崩溃, 动词只剩下基本的阳性词缀。

另外, 书面藏语的绝大多数形容词也是由阳性的-po/-bo 或阴性的-mo 词缀结尾。不过形容词阴阳词缀往往可以变换使用, 如“好”ཡག་པོ།(yag-po) 也作ཡག་མོ།(yag-mo), 哪种为原始表现尚待考证。可以明确的是, 从构词形态上来说, 古代藏语形容词与动词、名词的最大不同, 在于形容词多以元音 o 结尾。

### 3.2 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中的性范畴痕迹

下面我们就一些典型词汇在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中的性范畴对应加以分析。首先, 需要略微交代的是, 在语法形态范畴上有着很好对应关系的词, 在词根

上完全可以没有任何对应关系，这就是我们主张的人类语言的语法形态与词汇系统可以有不同源流的“异向结构”或“异源结构”观念(阿错 2003, 2004; 胡明扬 2006)的基本思想。因此，如果藏语与阿尔泰语之间，一些核心词项的词根虽然来源迥异，而形态范畴却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这正是两种语言整体呈现异向关系之下，语法形态有密切联系的“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题中之义。

其次，我们在比较词项的选择方面，做了两点限制：1) 选择最为“核心”的没有生物性别的词；2) 尽可能选择人类语言中语义关系密切、性范畴上通常能够两两对举的词项(如“日、月”)。这样，相对更能排除偶合的可能。

因为在既有的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中，早期蒙古语族语言曾被指出有过性范畴痕迹，如中世纪蒙古语的性范畴(小沢重男 Ozawa 1961)。因此，下面我们也以蒙古语族语言为例与藏语相比较来集中讨论。小沢重男 Ozawa(1961)的重要贡献是在蒙古语动词的词尾中发现了性范畴的差别(与之相一致的名词的性别则主要是拥有自然生物性别差异的人类)。而我们的讨论则主要是在名词中，蒙古语族语言与藏语都可能有着超出自然生物性别差异的语法性范畴。

为便于讨论，先直接给出本部分讨论的基本结论，亦即最终的一个基本假设：蒙古语族语言名词的性范畴标记在词尾词缀，阳性为卷舌辅音，记为-R(如-r/-r)；阴性为鼻音词尾，记为-N(如-n/-n、-ŋ/-ŋ)。并且这两个词缀的来源路径与藏语一样，分别来自表示自然性别的实词“公/母”(书面蒙古语和东乡语等中表现为 əɾə/əmə)的语法化。下面用三组核心词汇来加以讨论。

### 3.2.1 “太阳”与“月亮”

“太阳、月亮”是人类语言中极为核心高频、且在拥有性范畴语言中常常阴阳对立的词项。藏语的“太阳”是ཉལ་(nya-ma)，为阴性词缀，“月亮”是ཟེལ་(zla-ba)，为阳性词缀，正好阴阳相对，没有任何疑问。这方面藏缅语中也有大量例证，如“太阳”：扎坝 ŋΛ<sup>55</sup> mi<sup>55</sup>，贵琼 mi<sup>31</sup> ts<sup>h</sup> ə<sup>55</sup>，史兴 ŋe<sup>53</sup> mi<sup>33</sup>，吕苏 ŋi<sup>33</sup> mi<sup>53</sup>，阿昌 ni<sup>31</sup> mɔ<sup>31</sup>，仙岛 n<sup>31</sup> mɔ<sup>31</sup>，哈尼 nɔ<sup>55</sup> ma<sup>33</sup>，纳西 ŋi<sup>33</sup> me<sup>33</sup>；“月亮”：吕苏 ʎe<sup>33</sup> p<sup>h</sup> e<sup>53</sup>，喜德彝 ʎo<sup>21</sup> bo<sup>21</sup>，傈僳 hāba<sup>33</sup>，拉祜 xa<sup>33</sup> pa<sup>33</sup>③。

现在来看蒙古语族语言④中这两个词项的表现：

	太阳	月亮
标准蒙古语口语(正蓝旗蒙古语)	nar	sar
陈巴尔虎蒙古语	nar	xar

③ 藏缅语材料来自：黄布凡，1992，《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下同。

④ 《元朝秘史》语料引自：栗林均，2009，『「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漢字音訳・傍訳漢語対照語彙』。仙台：東北大學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其他蒙古语语料引自：孙竹，1990，《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下同。

	太阳	月亮
达斡尔语	nar	saru:l
蒙古语书面语	nara	sara
土族语	nara	sara
阿拉善蒙古语	nara	sar
和静蒙古语	narn	sar
布里亚特蒙古语	naranŋ	har
保安语	naranŋ	sarə
东部裕固语	naran	sara
东乡语	naran	sara
《元朝秘史》	naran	sara

表1 蒙古语族诸语中的“太阳”与“月亮”

从蒙古语标准口语/书面语看，“太阳”nar/nara 与“月亮”sar/sara，词尾都是-r(我们称之为阳性-R类词缀)，看不出什么区别；包括陈巴尔虎、阿拉善蒙古语，以及达斡尔语、土族语，“太阳、月亮”也都是-R类阳性词缀。但是如果去看和静、布里亚特蒙古语，以及保安、东部裕固和东乡等语言，则可以看到，“太阳”的词尾，实际是-n或-ŋ(我们称之为阴性-N类词缀)。可以说东乡等语言保存了更加古老的面貌，而现代蒙古语早已经失去了阴性词缀。

更为重要的是，从《元朝秘史》也可以看出，“太阳”记为“纳<sup>𑖑</sup>阑”，月亮记为“撒<sup>𑖑</sup>刺”。汉字记录的读音“纳<sup>𑖑</sup>阑”是naran，“撒<sup>𑖑</sup>刺”是sara。可见中世纪蒙古语的“太阳”仍然保持着-N类阴性词缀，“月亮”正是阳性的-R类词缀，与藏语的“太阳”和“月亮”词缀的阴阳性正好完全一致。

### 3.2.2 “虱子”与“跳蚤”

再看另一核心词“虱子”和在藏语中常常对举的重要昆虫“跳蚤”。书面藏语“虱子”作ཤིག(shig)，而在康方言木雅话中作ཤིག་མ་(shig-ma)，即为-M阴性词缀。藏缅语中也有诸多证据，如木雅ts<sup>h</sup>ə<sup>55</sup>ma<sup>53</sup>，史兴çæ<sup>55</sup>mi<sup>55</sup>，吕苏ʂu<sup>33</sup>mæ<sup>53</sup>，撒尼彝xi<sup>33</sup>mɔ<sup>33</sup>。而“跳蚤”在藏文中作ལྷི་བ་(lji-ba)，属-P阳性词缀，其他藏缅语如扎坝sɿ<sup>33</sup>p<sup>h</sup>i<sup>55</sup>，贵琼ʒə<sup>35</sup>wu<sup>33</sup>，达让僮ts<sup>h</sup>u<sup>53</sup>wu<sup>55</sup>等。

那么在蒙古语族语言中，这对昆虫又是怎样表达呢？请看表2(与标准蒙古语口语类似的语言或方言不再列出)：

	虱子	跳蚤
标准蒙古语口语	bø:ɿs	noxæ:ŋ bø:ɿs, noxæ:ɿ bø:ɿs
达斡尔语	bui:ɿs	suar
土族语	bø:ɿsə	burgə, noxui bø:ɿsə
都兰蒙古语	bø:ɿsen	noxɑ:n be:ɿsen
和静蒙古语	bø:ɿsn	by:ɿryg
布里亚特蒙古语	bø:ihəŋ	bulu:tax

	虱子	跳蚤
保安语	Bosoŋ	bərge
东部裕固语	byɿsən	gədzou
东乡语	Bosun	benɣe
《元朝秘史》	bö'esün	——

表2 蒙古语族诸语中的“虱子”与“跳蚤”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蒙古语族诸语中“虱子”一词的来源一致，且与“太阳”类似，标准蒙古语口语、达斡尔语和土族语的词尾已经脱落，而东乡语、东部裕固语、保安语，以及都兰、和静和布里亚特等蒙古语，乃至中世纪蒙古语中仍然保持着-N类词缀。因此可以说，“虱子”一词与藏语一样属阴性。

“跳蚤”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标准蒙古语、都兰蒙古语以及土族语实际是“狗”(标准蒙古语 noxæ:-)与“虱子”(标准蒙古语 bəɿs)结合的复合词，不用讨论；东部裕固语是完全单独的一类，与大多数语言的来源不一致，也可以排除掉；达斡尔语的 suar 尽管也是-R类阳性词缀，但是也与多数语言的来源不一。余下的东乡语 benɣe、保安语 bərge、和静蒙古语 byɿryg 和土族语的 burgə 明显有着同源关系，且大都有-rg-这样的词尾，很有可能是-R类阳性词缀。

因此，我们也推断，“虱子”与“跳蚤”，尤其是作为人类语言核心词的“虱子”在蒙古语族语言和藏语中在阴阳性类别上有一致性。

### 3.2.3 “手”与“指甲”

再看看人体器官类名词。藏语核心高频词“手”(ལག་པ།, lag-pa)是阳性词缀；手脚常常对举，但是藏语中，都是阳性；与“手”较为接近的阴性词则有“指甲”(མེ་མ།, sen-ma)，是阴性词缀。“手”：羌 jə pa，却域 le<sup>55</sup> pa<sup>55</sup>，扎坝 ja<sup>33</sup> pa<sup>55</sup>，吕苏 le<sup>33</sup> pi<sup>53</sup>，巍山彝 l<sub>1</sub><sup>21</sup> p<sub>1</sub><sup>h 33</sup>，傈僳 le<sup>31</sup> p<sup>h</sup> e<sup>35</sup>，基诺 la<sup>55</sup> pu<sup>44</sup>，噶卓 la<sup>53</sup> p<sup>h</sup> a<sup>55</sup>；“指甲”：克伦 k<sup>h</sup> ə<sup>31</sup> me<sup>31</sup>。来看这二者在蒙古语族中的表现：

	手	指甲
标准蒙古语口语	gar	xuməs
达斡尔语	garj	kimtʃe:l
土族语	Gar	tʃe:lusə
都兰蒙古语	gar	xums
和静蒙古语	Gar	xumsn
布里亚特蒙古语	gar	xumhaŋ
保安语	χar	Gomsoŋ
东部裕固语	Gar	χəməsən
东乡语	qa	GUmusun
《元朝秘史》	qur	kiml

表3 蒙古语族诸语中的“手”与“指甲”

显然，蒙古语族语言中，“手”绝大多数为-R类阳性词缀，与藏缅语完全一致；“指甲”，从和静、布里亚特蒙古语，到保安、东乡、东部裕固语，都是-N类阴性词缀，也与藏缅语一致。

### 3.2.4 藏语与蒙古语名词阴阳词缀的来源

藏语名词词缀中，-P/-M词缀的来源非常清楚，就是表示生物性别雌雄的pho‘公’和mo‘母’；而蒙古语的-R类词缀和-N类词缀，也应该有着相同的来源，因为蒙古语中表示生物性别雌雄的词，正是əɾə/ər‘公’和əmə/əm‘母’，其中əɾə、əmə是书面语，ər、əm是口语读音。两种语言表公母的词、书面语词缀以及相应的性范畴假设如表4。

		公	母
藏语	表公母的实词	pho	mo
	书面语性别词缀	-pa/-po/-ba/-bo	-ma/-mo
	性范畴假设	* -P	* -M
蒙古语	表公母的实词	əɾə/ər	əmə/əm
	书面语性别词缀	-r	-n/-ŋ
	性范畴假设	* -R	* -N

表4 藏语和蒙古语阴阳词缀与表公母的词

综上，我们相信，藏缅语与蒙古诸语在性范畴上的这种对应，很难看成是一种巧合，我们初步认为，这是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重要表现并总结为：

- (42)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体词拥有对应的性范畴(藏缅语的阴性\* -M和阳性\* -P，分别对应阿尔泰语的阴性\* -N和阳性\* -R)。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性范畴对应的核心，主要在于阴对阴、阳对阳的范畴对应，而非语音上的全面对应。藏缅语和阿尔泰语性范畴标记，来源于各自表生物性别实词的语法化。而在藏缅语与阿尔泰语的“异向关系”中，词汇并不要求有共同的历史来源，亦即词汇之间并不要求有语音对应关系。由于表生物之外事物词汇的阴阳性别，并无生物性别的理据，有任意性。因而，当在不同的语言之中出现系统性范畴对应时，难以看作是巧合。

当然，现代藏缅语和阿尔泰语都已经没有语法一致性意义上的性范畴。藏语中名词上大量的性别词缀，也仅仅是一种痕迹，没有体词与谓词性范畴上的一致性表现。中世纪蒙古语动词的性范畴只与自然性别名词主语相一致，而其他非生物名词则完全没有与谓词性别上的一致性。可见，蒙古语整体上的性范畴也早已崩溃。从现有材料中寻找藏语与阿尔泰语体词性范畴的痕迹，未必能够找到太多整齐一致的对应。但是那些特别高频、核心、古老而且成对的词项，相对稳定和难以偶合，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的对应也就有着特别的价值。

#### 4.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之二：动词的时与体

##### 4.1 动词完成体标记的 \*P

古代藏语动词有着较为严整的屈折形态变化，来表示体(或时，本节称之为“体”)、式、自主非自主、自动使动等语法范畴。其中，完成体标记，主要表现为围绕词根的前置辅音 b-和后置辅音 -s/-d；将行体也有前置辅音 b-。从这个意义上来说，b-可以认为是“非现行体标记”。不过，穷尽考察动词的形态变化，如果一套变化中，只有一个前置 b-，则一定属于完成体。例如：

- (43) 现行体 གཏོད་པ། (gtod-pa)，将行体 གཏོད་པ། (gtad-pa)，完成体 བཏོད་པ། (btod-pa)，命令式 གཏོད། (gtod)。意义：付托，交付；依靠，压；指向，转向；建立，设立，创立。
- (44) 现行体 གསོད་པ། (gsod-pa)，将行体 གསོད་པ། (gsad-pa)，完成体 བསོད་པ། (bsad)，命令式 གསོད། (sod)。意义：杀戮；杀害。
- (45) 现行体 ལྟོས་པ། (ltos-pa)，将行体 ལྟོས་པ། (ltos-pa)，完成体 བྟོས་པ། (blods)。意义：有待于；依赖于；注意；看。

Coblin(1976:60)的书面藏语八类动词形态表，也反映了该现象。由此可以推拟，藏语动词前置辅音 b-，主要是“完成体”标记。

缅甸语的完成体标记也与唇音有关，书面语为 bji，口语为 bji/bi(汪大年 2011:169)。因此可以说，藏缅甸语的动词完成体与唇音有关。Benedict(1972:112)将原始藏缅甸语的完成体构拟为 \*b-。

- (46) 古代藏语：b-  
(47) 古代缅甸语：bji-  
(48) 原始藏缅甸语：\*b-

再来看阿尔泰语。同样可以看到，表示完成体的一种主要标记也有 -p、-b、-f 这类唇辅音。

- (49) 表示以前行动的副动词后缀，突厥语：-p(-b)  
表示过去时态的副动词后缀，蒙古语：-fi；-pi(罕见)  
表示叙述式完成式的后缀，蒙古语：-ba(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1953]:51)

因此，科特维奇 Kotwicz(2004[1953])将上述后缀总结为阿尔泰语“同根后缀”-p、-b。力提甫·托乎提(2004:419)也将“共同阿尔泰语的完成体副动词词缀”构拟为 \*pV。下面以古代突厥语为例略加具体观察。

- (50) 以元音结尾的动词词干构成这种形式为 -p，以辅音结尾的多为 -ip、-ip，在最后音节尾圆唇音后为 -up、-üp；在 n 方言中为 -ap、-äp 的形式。……即是说动作发生在紧跟在后面的动词之前。(冯·加班 von Gabain 2003[1974]:109)

陈宗振(2016:398)指出，突厥文、回鹘文文献语言有表完成的副动词，如：

- (51) 动词词干 + -p                      bar-ip 去了                      äsit-ip 听了  
动词词干 + -pan/°pän              aŋi-pan 登上                      sök-üpän 涉过

陈宗振(2016:398)还指出,“……带-p 的是在主要动词之前的动作,可以称为‘过去时完成体副动词’”。据陈宗振(2016:399),察合台文文献表完成的主要副动词如:

- (52) 动词词干 + -<sup>o</sup>p                      bašla-p 带领、开始                      yür-üp 走了  
       动词词干 + -<sup>o</sup>pan/<sup>o</sup>pän              baq-ipan 看了                      kör-üpän 相见了

综上,我们把它总结为:

- (53)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拥有共同的完成体标记 \* P。

#### 4.2 动词过去时(或完成体)标记的 \* -T

上一节已讨论到,古代藏语的完成体除了有-b前缀,还有后置辅音-s/-d。古今藏语无法区分时与体(有学者视为时,有学者视为体)。但缅甸语似乎可以区分时与体,且过去时在古代缅甸语(书面缅甸语)中为-tθi,口语中为-dε(汪大年 2011:169),应该与古代藏语对应。一般认为古代藏语的过去时/完成体标记-d是-s的变体,不过从古代缅甸语的-t、-d看,藏语的-d也应该很重要,据此原始藏缅甸语的过去时可以考虑为\*-S/-T。需要说明的是,古代藏语和古代缅甸语的-d/-t类标记也可以出在现在时中,不过这里只讨论“过去时”(或完成体)。

- (54) 古代缅甸语过去时: -tθi (口语-dε)

- (55) 古代藏语过去时: -s/-d

- (56) 原始藏缅甸语过去时: \* -S/-T

同样,阿尔泰诸语也普遍有-d、-t类表过去发生动作的词缀,力提甫·托乎提(2004:420)构拟为“共同阿尔泰语动名词词缀”\*-dV, \*-tV。下面仍以古突厥语动词过去式的材料加以观察。

- (57) 词干: -t或-d (§ 36; 带-<sup>o</sup>t的动名词; 参见 § 131), 人称通过领属词尾表示之:  
       -t+<sup>o</sup>m; -t+<sup>o</sup>η, (在碑铭中也有:)-t(<sup>o</sup>)x; -t+<sup>o</sup>z; -t+<sup>o</sup>z, (在碑铭中也有:)-t(<sup>o</sup>)x(<sup>o</sup>)z; -t+<sup>o</sup>及-t+<sup>o</sup>lar。……以元音结尾的词干多用d。(冯·加班 von Gabain 2003[1974]:103-104)

可见,在古代突厥语中,动词表示过去时有两种方式,主要的一种方式(过去时I)是-t或-d,这里称为-T类标记。在陈宗振(2016)中,还可以细致看到古今突厥语中过去时(A组)有-T类标记。如突厥文、回鹘文和喀喇汗王朝突厥文文献中的A组过去时为:

- (58) 动词词干 + -di/-di/-du/-dü/-tī/-ti/-tu/-tü 然后后接人称附加成分(陈宗振 2016:420-426)

察合台文文献与现代维吾尔语中的A组过去时为:

- (59) 动词词干 + -di/-ti/-du/-tu/-dü/-tü 并接人称附加成分(陈宗振 2016:420-426)

因此,我们也想初步提出如下一条对应条例:

- (60)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拥有共同的过去时(或完成体)标记 \* -T。

当然时体范畴在阿尔泰语和藏缅语中,是不是相互独立的范畴,仍然有待论证。不过,即使不把时体范畴独立出来,而是综合地看作是一种语法范畴的话,将(53)与(60)结合起来,亦即将\*P类标记和\*-T类标记结合起来,共同表示过去/完成功能,则是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历史上共通的现象。

### 5.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之三:动词的式——命令式、祈愿式

在古代藏语动词形态中,命令与祈愿(可合称祈使式)的表达有屈折和加词缀形式两种,语音形式则主要有三类:1)动词内部屈折,元音变o;2)后缀-cig/zhig/shig;3)后缀-dang。古代藏语动词命令式还有一个特点:命令式可以是纯词干(词根屈折),对第二人称的命令可以直接用光杆词干结句。

缅甸语动词表祈使有多种后置成分,如pa、ba、la、ja、khε、t̥chi、lɔ、so等(汪大年 2011:178)。藏语和缅甸语的这些祈使标记,可以根据元音的不同,简单地归为三类:1)a类;2)i类(缅语 i/ε);3)o类(缅语 o/ɔ)。关于o类,Shafer(1951)曾论证原始藏语和其他一些藏缅语的命令式是o,学界多所认同,不妨将原始藏缅语命令式归为\*o。关于i类,藏、缅都有k/g/t̥ç(藏文c音值t̥ç)辅音(暂以K表示)。关于a类,藏语的-dang也许是后起语法化产物,不过后起形式若有历史语音“沿流”制约(见后文讨论),相关语音特征也可纳入讨论;缅语命令式中a类很常用(现代藏语各方言也有个很常用的-ya表命令);a类藏、缅还有各类舌尖辅音(暂以T表示)。综上,可以初步总结如下。

(61) 原始藏缅语动词命令式标记: \*o

原始藏缅语动词祈愿式标记: \*(T) -a, \*(K) -i

据前人研究,阿尔泰系语言动词表命令和愿望的共同形式大致也有三类:

(62) -a, -i(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1951]:49)

(63) -qa, -ɣai(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1951]:49)

(64) -su(满语还有-so)(力提甫·托乎提 2004:423-424;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1953]:231-232)

令人惊异的是,与藏缅语类似,从元音的角度划分,上述阿尔泰语言的共同形式,正好也可归为三类:1)a类;2)i类;3)u/o类。而且,阿尔泰诸语第二人称命令式的主要形式也是动词“纯粹的词干”(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1953]:227-230),这些都很难说是巧合。值得注意的是,圆唇类的u/o,前人构拟为\*su(力提甫·托乎提 2004:423)。这样,满语的so可能来自su。然而联系到藏缅语命令式的o看来,满语命令式的o也许同样重要(与阿尔泰语有着密切联系的韩、日语言,祈使式也有o的表现)。而从藏缅语和满语的情况看,圆唇类的u/o更多地与命令式相关。综上,我们初步总结如下:

(65)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动词命令式标记: \*o/u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动词祈愿式标记: \*-a, \*-i

甚至, 辅音 K、T 在阿尔泰三大语族中都很重要(科特维奇 Kotwicz 2004 [1953]:226, 232)。需要说明的是, 如前所述, 藏语的-dang 可能是后起语法化产物, 古藏文中很少使用。不过语法化可以有一种历史语音“沿流”制约, 即走上某个语法功能路径上的实词, 尚有语音上的要求。换句话说, 有些语法功能顽固地与某种语音特点相联系。比如广泛分布在藏缅语、阿尔泰语及中国西北的汉语方言和混合语言之中表属格的 \* -i、表与位格的 \* -a 等, 远古以来直到如今如此顽强地继承和传播, 令人匪夷所思。以中国西北一带语言的与位格“哈”(-a)来说(阿错 2010), 历史长河之中, 每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甚至有的语言在消亡(如契丹、西夏), 有的在不断新生(如五屯话、唐汪话、倒话等混合语), 与位格元音保持-a 的这个传统却亘古不变, 恒久地保持了下来。语法标志这种很“虚”的东西, 其核心语音如此难以改变, 真是不可思议。

在一些后起的语言中, 即使不断有新的标志通过“语法化”填充到与位格的位置上, 也严守这种要求。如与藏缅或阿尔泰语有接触背景的西北汉语方言和混合语中, 常有来自汉语的“上、下”等语素被发展到与位格位置上; 而“与位格保持-a”这个要求如此坚决, 以至于选择“上”(如倒话、元代汉语), 或选择“下”(五屯话、唐汪话、河州话、青海汉语等)来“语法化”本身, 实际也就是“保持-a”的逻辑过程: “上”读  $\text{ʃe}$ , 或读  $\text{haŋ}$ (元代汉语“行”), “下”读为  $\text{ha}$  或  $\text{Xa}$ ; 始终围绕着 a 元音, 表现为 a 的不同变体。

关于祈使标记, 藏语还有一个由动词“来”(shog)语法化来的助动词, 与缅甸语 o 类中表“号召”(汪大年 2011:178)的功能类似; 藏语还有个表祈使后缀从动词“帮助”(-rogs)语法化而来。尽管这些标记是后起语法化的结果, 但都有 o 元音。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很难说不是祈使式要求为 \* o 的强大力量所致。这样的强大力量, 也正是萨丕尔所谓“语言……把它灭绝了倒比瓦解它本身的形式还要容易些”(萨丕尔 1985[1921]:185)的一种顽固的形式, 即“沿流”。

## 6. 结语与余论

综上, 本文讨论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 13 个基本特点: 1) 领属格, 2) 与位格, 3) 从格, 4) 主格, 5) 复数标记, 6) 情态范畴, 7) 表判断与陈述语气标记, 8) 动词原形的构词形态, 9) 体词后高韵律, 10) 名词的性范畴, 11) 动词完成体, 12) 动词过去时, 13) 动词命令式与祈愿式, 并给出了相应形态标记共同历史来源的构拟形式。这些语法标记涵盖了从体词的性、数、格到动词的时、体、式、情态和构词形态等诸多方面。可见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之间在语法系统上, 有着大量形态学上相当严格的历史语音对应, 表现出深厚的历史关系。

形态上这样的语音对应关系, 尚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发掘的地方, 如使役类标记(可初记为 \* -U/K), 名物化标记的鼻辅音(初记为 \* -N), 疑问标记

与舌根辅音(初记为 \* -K), 否定标记与双唇鼻辅音(初记为 \* -M), 指示标记(初记为 \* i(n) 近指, \* te 中指, 也许还有 \* o 远指), 乃至动词的未完成体(或非过去时)等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探究空间。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研究, 仍大有可为。

#### References [ 引用文献 ]

- Aixinjueluo, Ulaxichun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2006. On the relations of manchu and jurchen language from the view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uffixes of plural nouns and cases. *Manchu Studies* 2:5-14. [2006, 从名词复数后缀、格后缀的异同看满洲语与女真语的关系。《满语研究》第2期, 5-14页。]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03. Research on the mixing of Tibetan and Chinese in Daohua and relative languages deep-contact study. PhD diss., Nankai University. [2003, 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04. *Studies of Daohua*.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04, 《倒话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05. The study of language deep-contacting mechanism and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33. [2005, 语言深度接触机制与藏汉语言类型差异问题。《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1-33页。]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06. The grammatic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ibetan and altaic languages. *Studies of Eastern Eurasian Languages* 1:36-57. [2006, 藏语和阿尔泰语在语法系统上的相似性。『東ユーラシア言語研究』(《东欧亚语言研究》)第1集, 36-57页。]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10. “Ha” in Northwest languages.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Nankai University. [2010, 西北诸语言中的“哈”。第二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南开大学。]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13. On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directional structures among Tibetan, Chinese and Altaic. [藏语和汉语及与周边语言之间的“异向关系”问题]. *Proceedings of the Panels on the Domains of Use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Language*, Vol. 1. NY: Trace Foundation. Pp.399-431.
- Atshogs, Yeshes Vodgsal (意西微萨·阿错). 2017. The prosody problems in Tibeto-Altaic grammatical drift.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rosodic Grammar, Henan University. [2017,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中的韵律问题。第四届韵律语法国际研讨会, 河南大学。]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plow, Nancy. 2009. The role of stress in Tibetan tonogenesis: A study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coustic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 Chen, Qiguang (陈其光). 1996. Conceptions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Language.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5:334-340. [1996, 汉语源流设想。《民族语文》第5期, 334-340页。]
- Chen, Zongzhen (陈宗振). 2016.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Uyghu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6, 《维吾尔语史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Coblin, Weldon South (柯蔚南). 1976.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T'oung Pao* 52:45-70.
- Delancey, Scott.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gradience of categories: Relator nouns and postpositions in Tibetan and Burmese. In Joan Bybee et al.,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51-69.
- Den, Hao (邓浩). 1995.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forms of nouns in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īwān Lughāt al-Turk).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12-23. [1995, 《突厥语词

- 典》名词的语法范畴及其形式。《民族语文》第2期, 12-23页。]
- van Driem, George. 2011. The Trans-Himalayan phylu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prehistory. *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5:135-142.
- Dular, Osor Chog (朝克). 199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chu-Tungus Languages*.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1997,《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Francke, August H. and Walter Simon. 1929. Addenda. In Heinrich A. Jäschke, ed., *Tibetan Gramma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p.105-161.
- 冯·加班 (von Gabain, Annemarie) 著, 耿世民译, 2003,《古代突厥语语法》。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原著: 1974,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Gong, Hwang-cheng (龚煌城). 1989. Case postposi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Tibetan Studies* 2:1-10.
- Hong, Bo (洪波). 2009. The hypothesis that Zhou's native language is a 'Daohua' mixe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Contact, Nankai University. [2009, 周人母语为“倒话”式混合语假说。语言接触国际研讨会, 南开大学。]
- Hu, Mingyang (胡明扬). 2006.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hybrid language: A review of *Studies of Daohua, Hybrid* by Yeshe Vodgsal Atshog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187-190. [2006, 混合语理论的重大突破——读意西微萨·阿错著《倒话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187-190页。]
- Janhunen, Juha. 2003. Proto-Mongolic.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Pp.1-29.
- Jialarsen (贾拉森) and Zhengyue (正月). 1999. A comparison of some forms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52-57. [1999, 蒙古语和藏语某些格形式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52-57页。]
- Jin, Guangping (金光平) and Qicong Jin (金启琮). 1980. *Research on Jurche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0,《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 W. 科特维奇 (Kotwicz, Władysław) 著, 哈斯译, 2004,《阿尔泰诸语言研究》。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原著: 1953, *Studia nad językami altajskimi.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16.
- LaPolla, Randy J. (罗仁地). 1995.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Yoshio Nishi et al.,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4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Pp.189-228.
- Lee, Ki-Moon (李基文). 1983. 『韓国語の形成』。東京: 成甲書房。
- Litifu, Tohtu (力提甫·托乎提). 2001. Exploration of the common altaic affirmative verbs mu \* ba~ \* bi- and negative verbs \* a:-~ \* e:-.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38-48. [2001, 对共同阿尔泰语肯定动词 \* ba~ \* bi-和否定动词 \* a:-~ \* e:-的探索。《民族语文》第1期, 38-48页。]
- Litifu, Tohtu (力提甫·托乎提). 2004.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Taiyuan: Shanxi Education Press. [2004,《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Menges, Karl H. 1968. Die tungusischen Sprachen. In Walter Fuchs et al., eds.,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Tungusologie*, Leiden, Köln: Brill. Pp.21-256.
- 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1955. Myzazedki 碑文における中古ビルマ語の研究。『古代學』4,1:17-31; 5,1:22-40。
- 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1964. 『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説』。東京:座右室刊行会。
- 小沢重男 (Ozawa, Shigeo). 1961. 中世蒙古語の動詞語尾の体系。『言語研究』40,33-80。
- 小沢重男 (Ozawa, Shigeo) 著, 呼格吉勒图等译, 2004,《中世纪蒙古语诸形态研究》。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原著: 1979, 『中世蒙古語諸形態の研究』。東京: 開明書院。
- Poppe, Nicholas. 1955.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Qinggeltei (清格尔泰). 1981. A Study of Mongolian (Tu) verbs.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1-16. [1981, 蒙古尔语(土族语)动词特点——以表示语气的 i:~a 助动词的对立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1-16 页。]
- Qinggeltei (清格尔泰). 1985. O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in China and it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18-28. [1985,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18-28 页。]
- 兰司铁 (Ramstedt, Gustaf John) 著, 周建奇译, 2004,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原著: 1957.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Vol. 2.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萨丕尔 (Sapir, Edward) 著, 陆卓元译, 1985, 《语言论: 言语研究导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原著: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 Shafer, Robert. 1951. Studies in the morphology of the Bodic verbs 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1017-1031.
- Shi, Xiangdong (施向东). 200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gnate System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Beijing: Sinolingua. [2000, 《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 Simon, Walter (西门华德). 1942. Tibetan dan, ciñ, kyiñ, yin and ha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0, 4:954-975.
- Tekin, Talat. 1968.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hurgood, Graham. 1981.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Burmese Creaky Tone*.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 Wang, Danian (汪大年). 2011. An analysis of verb enclitics in Burmese. In Xiangyang Cai, ed., *A Study of Burmese Language Problems*.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p.164-191. [2011, 缅甸语动词后附词的探析。见蔡向阳主编, 《缅甸语言问题研究》。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64-191 页。]
- Wang, Jun (王均). 2003. The Correspondence Review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nkai University, manuscript. [2003,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通讯评审书》。]
- Wu, Hongwei (吴宏伟). 1998. *Studies of Tuvan*.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er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图瓦语研究》。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 Zhang, Jun (张军). 1992. Attributive, instrumental, locative, source and comparison particle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Part I. *Journal of Hainan Teachers College* 2:104-111. [1992, 藏缅语表限定、工具、处所、从由和比较的结构助词(上)。《海南师院学报》第 2 期, 104-111 页。]

#### 作者简介

意西微萨·阿错, 男, 博士,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接触和藏语。代表作: 《倒话研究》和“语言深度接触机制与藏汉语言类型差异问题”。电子邮件: acuo@nankai.edu.cn

Yeshes Vodgsal Atshogs, male, PhD,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contact, and Tibetan.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Studies of Daohua*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deep-contacting mechanism and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E-mail: acuo@nankai.edu.cn